

巫山县庆祝建党100周年 主题征文优秀奖

种子与阳光

岳伦春

一粒种子需要多久的孕育，浸润才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百年前，十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怀揣一粒种子，从上海到浙江嘉兴在烟波浩渺的南湖的一艘红船上满怀激情地将这颗种子播洒在江南雨中播洒在新一代一代热血青年的心中从此，这个千疮百孔积弱积贫的国家有一缕阳光从宇宙深处，划破沉沉乌云穿过茫茫黑暗，直抵这片辽阔的土地

和所有种子的命运一样它一出土，注定就要历经重重磨难面对凄风苦雨，百般挫折就象那艘红船，行驶于历史的长河虽暗流涌动，风雨飘摇仍然劈开千重浪，绕过无数沉舟一往无前这株弱小的幼苗顽强地破土而出在风雨中寻找春天，找寻春天温暖的阳光

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陕北的高土高原一群人翻雪山过草地穿越茫茫戈壁 无数人倒下了，然而更多的人站起来了用小米加步枪守卫它用南瓜红薯喂养它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它从延安窑洞里那豆油灯透出的光亮似绚丽火红的太阳呵护着这株幼苗一天天长大

从西北坡，一直到天安门城楼在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庄严宣告声中我仿佛看见那粒种子，那粒共产主义的种子已然长成了一棵大树，一棵新中国的大树象羽翼渐丰的鲲鹏振翅欲飞，直冲霄汉历经百年，这颗种子已然参天，枝繁叶茂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它不惧霜雪，不惧风雨荫蔽着亿万华夏儿女荫蔽着华夏儿女深爱着的这片土地我看见万道阳光从天而降象一条条巨龙承载着中国梦与山川共舞，与日月争辉



也正是这些区域。想来是巴国的祖先们为了开疆拓土，东征西战，或者繁衍族群，护卫家园，而烹制并沿袭至今的一道强身健体、补肾养肝的美食佳品。

在细细品味，享受“三巴汤”的美味的同时，笔者也深为四川人独有的幽默而折服——他们用了轻松、调侃、戏谑的语言，将多滋多味却又不无艰辛苦涩的生活，调制成一份份滋味浓厚、营养丰富、回味无穷的靓汤。这汤，入胃浸心，润颜养颜，化作血液中荡漾的青春热情，生命中悠长的鲜美余韵。

守河峡韵

良情绪扫荡得落荒败逃。我，很不争气地接着问：“是不是，都可以吃？”

热心的姐姐快人快语：“当然可以，三十五元一个人，吃饱吃好。”

很显然我们几个人不用商量，当即决定就此午餐。去找老板。老板很为难：“今天人太多了，准备的材料不够，人手也忙不过来。”

好像不能强求。我们只好失望地咽下口水。转身之时，听到女主人的声音：“不是有一桌预订的人还没到吗？你打电话问一下来不来，如果不来，不正好可以安排他们几个吗？”我们不约而同地止住脚步，转过脸充满希冀地望着男主人。

结果，那预订的人等待的客人还没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看来有希望了。突然间觉得肚子特别饿，嘤嘤咕咕闹得人怪不好意思。

希望那些正沉浸在大快朵颐的幸福感中的人们早点酒足饭饱，可以腾出一张空桌来安顿这几个饥肠辘辘的人。但那些人的胃似乎都有无限大，一会儿，这张桌子上一大嗓门男人亮着嗓子喊：“小妹，添菜。”一会儿，那张桌子冒出一个尖且细的声音：“大姐，加汤。”大钵大钵的萝卜骨头汤还在一桌一桌不断添加，细细大头萝卜炒的回锅肉也还在一盘一盘端上桌子，那些吃得红光焕发的面孔，那幸福满足的欢声笑语，那往来穿梭服务着的农家姑娘媳妇，无止境地持续着。

唉！站着看人吃尴尬，不站着看却连个坐处都没有。幸好老板善解人意地化解了我们的尴尬。他说：“旁边那块地是我家的，你们先那里摘桔子吃吧。这边饭好了就叫你们。”

那桔子真的很好吃。略带酸味的甜混着清香缭绕着整个唇齿舌舌。我们吃得欲罢不能。这时候，吃不吃那饭菜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恰好这时，那边喊：“姐姐们，吃饭咯。”

第一箸菜入口，我顿时便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大冷天跑这么远来只为吃一顿看上去再寻常不过的饭菜。那个鲜哪。根本不用添加任何佐料，本色本味的肉，本色本味的菜，吃进口中，极本真的香味，是那些添加各种色味的菜品无法比拟的。我们和其它桌面上的人一样，大呼小叫着要添菜要加汤。等到胃被撑得弹性全无的时候，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

边回味边谈笑的我们，开始就这顿饭的主题展开讨论，但此时再提杀猪饭这个说法，居然也觉得没那么血腥了。不就是现杀猪现做饭菜嘛，取其新鲜味，这名字倒起得蛮贴切的。

再回到我城镇中的生活，没有长满果树的田地，没有随吃随添的农家饭菜，没有质朴得带有泥土香气的农人，但我清晰感觉到这一切都在近处，都在我的生活里。

翻年了，冬的背影渐行渐远，春的身姿摇曳而来，南陵遍野，千树万树樱花李花桃花竞相绽放。不绝的游人摩肩接踵，赏花，照花，有些情调的，贴近枝条，与花共语。我呢，更多的时候，则是隔江而立，看烂漫的花意在对岸招摇着。南陵，你寂寞时，我来共你寂寞；你热闹时，我在你的热闹里欢畅；你风光时，我在你的风光之外，默默地，唱一支祝福的歌，喜笑颜开，辉映你。



三巴汤

张春燕

鲜美的口感和奇妙的滋补作用。

对着眼前这盆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挑逗我们的好奇心，撩拨我们味蕾的“三巴汤”，有人抓紧拍照，有人赶紧舀上一碗，连肉带汤品尝起来，自然，我属于后者。这文火煨炖的“三巴汤”，肉质醇香软烂，因为富含胶原蛋白，吃起来有一种糯糯的质感，如一只香软、柔滑、细腻的手，在轻抚着我们的唇，按摩着我们的舌。汤则暖热香浓，因为融入了多种原料，且这些食材在煨炖中

南陵

刘红梅

然后，我们顺一坡阶梯靠近江边。月下的江面，波光微漾，对我们，欲拒又迎。它是寂寞的，它需要有人静坐身边，听它讲述默然的气息里蕴藏着的千姿百态的故事，关于生死，关于悲欢，关于爱恨，所有故事，它都有。然而，它又习惯了寂寞，习惯了守着所见识所听闻的所有故事，独自咀嚼。我们不做声，安静地坐在梯坎上，脚踩的那一道阶梯，几近没入江中。江水轻拍脚底，我们的眼，掠过江面望向对岸，无不庆幸地想，如果此刻还在某栋楼房里的某个窗前，所看到的，一定只会是一轮单调的圆月，或许这月还会被别的楼房挡去一半的形体，只剩不完整的月的形状。明明是月圆之际啊，却看不到圆满，当然会有免不了的失落与忧伤。而现在，既没有失落，也没有忧伤。我们在清朗的光际里，与天地融为一体，物我两忘。

我很喜欢这样的宁静世界，空茫的心，容得下一切，又不用去容纳一切。这般自主。看过一个朋友写的一句话，她说，当你真正不再在乎他人的评说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这宁静的世界里，没有他人，更是自由。

好友在身旁，敛声静气，我想她一定跟我一样，万物置外，月色，水流，对岸的灯火，我们，互不相扰，和谐共处。时间在没有概念地流逝，恍然惊觉之时，夜似碧水清凉。好友慨叹，此刻，初心永恒。

起身回程的时候，我一直沉默。车窗外月光紧紧相随，路过的人家早已沉入睡梦，月色浸入梦里，照见了完满的幸福，或者也照出了相思的苦痛。哪样，都是人生丰厚的馈赠。路过大桥，桥也沉默，它见惯了尘世里太多的是非善恶，见证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已经无法言说，也毋庸言说。

这一个今夜，在通透的幻境里，我将人生的真相过滤，剩下的，唯有空明，清楚了，淡远了，超脱了，自由了。

月下下的沉静只滋养了我有限的时日，不久，心便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想去对岸，去领略那种毗邻之处却迥然相异的生活的味道，那种纯真又踏实的味道。

硬生生忍了许久，终于在一个暖阳四散铺开的冬日午后，约三两个好友结伴前往。路边田地里，桃树李树的枝条遒劲伸展着，伸向各个方向，交错，充满力量，没有垂下的，一枝也没有。我想它们一定憋足了劲，期盼在来年繁花盛开的时节，大展风采。而此时，田间地头，另一种繁盛正在无边际地蔓延开去。株株柑橘，丰满得俯仰维艰，又富足得骄矜无奈。再密实的叶子都藏不住那鲜亮诱人的香甜的柑橘果。它们有的探头探脑好奇地窥视着邻居的伙伴，看它们身体是比自己强壮还是比自己柔弱，容颜是比自己光鲜还是比自己黯然；它们也看蓝天上的流去，那幻化无穷的形状凝聚了又散开去，想要弄明白它们聚散是否两相依依；当然，它们也警惕着我们，这路过的人，是否会带着贪婪的欲望，向它们伸出攫取的手爪。还有的，则是安然地躲在叶片的中间，自得其乐，或是修身养心，不问世事。

这一次，沦入红尘。终于抵不住那色香都属

有花有树的古风的房子，独出心裁的精巧的拱门，穿错在不规则条木间刚采回来的结满细碎艳丽木瓜籽的柔条蔓枝。

一眼望去，禁不住遐思万端，穿过那廊门，是不是就将沾满疲累与凡俗的尘衣褪在了身后？门里，会不会住着桃源中人不知大汉与魏晋？那里的故事，都与莺燕花红无关，只见朦胧的月，只见迤邐的水，世间繁华，远在对岸。

果然不见烟火。用作过道的小小厅堂，干净得只剩一大瓶薰衣草的干花，靠着贴上素壁纸的墙，冷眼看世间，不迎來，也不送往。左拐，转入一间房，简洁一张床，静静氤氲起融融暖意，温柔以待。外侧，小阳台上—张小小的圆桌，桌上花瓶里的干花—如外厅里的干花—样，孤高又超然。倒是两张相向摆放的摇摇椅，摇摇着热情相邀，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在时光里静默相对，或者微笑相视。

抬眼可见对岸。落日余晖中，小城的脸庞迷蒙而幸福。完全看不见，哪栋楼房里，蓬头的妇人，闲落地—边劳作—边数落斜歪在沙发上手指从手机屏上急速地—下—下划过的男人；也看不见，下班路上行色匆匆的男女疲惫的形与神。入眼的，是高低错落的楼房，交融了韧劲与柔婉，吹着穿峡而来的清风，吐纳着，包容着，苛刻着，放纵着。它们静对着隔江而居的这座玲珑古镇，静对镇中这所貌似随波逐流实则遗世超然的房子，旁观也罢，欣赏也好，一点都不冷漠。等到灯火次第亮起，那些跳跃着的光波，推挤着周围黯沉的魅影，也将岸这边的古镇推得遥远，让喧嚣与沉静，泾渭分明。

这是南陵古镇里—所叫“闻郎江宿”的房子，坐在这里，可以看见想要看见的景，可以感受愿意感受的情。

恍惚之间，年少的自己，从突突突抖动不已的轮渡上走下来，踏着那些任来来去去的人反复蹂踏却依然桀骜嶙峋的石头，坚定地往前走。我只是路过这里，我要去到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地方，那个地方，于我有个熟悉温暖的名字：家。南陵，是我归家长路的起点，也是我切近亲情的见证。那个时候，我没有到过镇里，我只是从它的边缘交错往返，经过的时候，能够清晰听见镇上人家欢声笑语，狗吠鸡鸣。它在我的记忆里始终留有一份亲切，挨近这里的土地，单薄的孤身的我便莫名感到踏实，前路再遥远，也不再惧怕孤单。

就算成年，就算隔着一江，这里，依然是精神里的一粒细小的珍珠，温润，并闪耀着光泽。我会在某些兴起的时候，贴近它，细细赏玩。花鸟果木，江水云雾，都让我的灵魂不断得到滋养。

我去时，基本不是独自一人。我会邀约好友玩伴一起前往。是因为越成年，越害怕孤独，也是因为急于要与—人—分享，物我相近，生命里的悸动和惊喜。

某年中秋夜晚，约了好友前往古镇。刚刚入夜的古镇已是寂然无声，家家都是四门紧闭，只有少数几家窗户透出或明或暗的光。这个镇子有着良好的习惯，早睡，早起。健康而充满生机。我们在两排楼房中间贯穿而过的马路上默默前行，月亮已经在文峰山顶缓缓冒出来，清亮如水的光铺洒在长江两岸，江岸对面，辉煌的灯火呼应着清殊夜月，深浅相映浓浓交织，为世间烟火气蒙上了一层超然的面纱。而江的这面，隐去所有生活的气息，唯有月色，如一支低婉柔丽的小曲，在楼房间山野里此起彼伏，让心颤动，又让心安宁。

（作者系南陵小学四年级七班学生。指导老师刘金玲）



小鱼哪里逃

李仁杰

“一二三，套！”“中了！”“哇塞，两条。”“真厉害！”在一阵欢呼声中，我用三元钱换来的木圈成功套了一个鱼缸、两条小鱼。我高兴地手舞足蹈，露出得意的笑脸，在身旁小伙伴儿艳羡地目光中大摇大摆地回了家。

回到家，我立马把一袋鱼食倒入水中。瞬间，水像变色龙一样变成了棕色（鱼食是棕色）。哎，看着可真脏，鱼儿怎么能生存呢？我急得面红耳赤，用一招“乾坤大挪移”把鱼缸移到了卫生间。可接下来就麻烦了，首先得把两条鱼捉起来暂时搁到盆里，再把鱼缸清洗干净后换水。

说干就干，我将手伸进鱼缸，一场“恶战”开始了。我探了探敌情，决定先从小点的鱼儿下手。可小鱼身姿矫健、非常灵活，我向左抓，它向右游；向右抓，它向左游，一场“游击战”僵持了好一会儿。玩儿累了，我索性把水往厕所倒，水流呀流，眼看小鱼就要掉下去了，它们顿时慌了神，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伸手夹住了小鱼。小鱼气不过，来了招“鲤鱼跃龙门”，跃过我的手指，钻进了盆里。放眼一扫“战场”，水洒了一地，衣服湿了一半，扫帚也横躺在地上，场面惨不忍睹。

第一回合：平局。呼——我长吁一口气，来不及清理“战场”，便向第二位“挑战者”发起了进攻。看着小鱼的身形，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敲着小鼓，双眼锁住目标上下打量，盘算着如何将它顺利拿下。我把鱼缸放在水盆旁边，弯着手指做成“钳状”，快速地向小鱼伸去，一招“天降大笼”困住了它。可它奋力突围，从手指缝中挣脱了出来。我一翻手掌，并拢手指，再次困住了它。谁知，刚收拢手指送到水盆上空，它一招“小鱼摆尾”，傲娇地把水溅在我脸上后，自己落入了盆中。

第二回合：险胜。好累呀！终于安顿好了两个小家伙。等等，我还没清理“战场”呢！

（作者系南峰小学四年级七班学生。指导老师刘金玲）

急(常)用电话 报警:110 火警:119 急救:120 交警:57682131 气象:57914202 印刷: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电话:023-62805775)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